

戈巴契夫中國大陸之行，使美國重新
評估它對亞洲地區的政策。

美國尋求亞洲的新均勢

季辛吉撰
顧淑馨譯

大約一年半以前，戈巴契夫開始表示對與中共和解感興趣之際，我（季辛吉）曾在北平和一位中共高幹晤談。我注意到中共可能未像一些美國人士所耽心的，極力與莫斯科打交道，不過中共作的比說的多。那位和我晤談的高幹說：「無論如何，中共不會企圖創下如舒茲和謝瓦納茲舉行會談那樣的世界紀錄。」換言之，中共無意成為被原先戰士遺棄的冷戰藩籬上的最後一名士兵。

這一席話說明何以美國不必為戈巴契夫訪問北平而過度緊張。假使蘇聯領袖在十年前就訪問北平，那可能造成一場外交震撼——甚至可能促成中（共）蘇締結新聯盟。從我於一九七一年秘密訪問北平以來，彼時美國仍處於中（共）美復交的微妙過程之中。此一過程包括多年來與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後來鄧小平的密集政治性對談。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稱此舉為打中國牌。

如今，吾人深知蘇聯過於專注其國內事務，而中共又過於顧慮蘇聯的意圖。中共與蘇聯關係不可能有一百八十度轉變。戈巴契夫訪問北平，不必引起危機感，而是使人理解到，外交棋盤上的棋子，基本上已經過重新安排：

1. 政治世界已不再屬於兩極化。美國和蘇聯仍為軍事超級強國，但在亞洲和歐洲地區已崛起另一些權力中心。
2. 處於此一新世界，美國和中共繼續保有使蘇聯或其他任何國家不致統治歐亞大陸的共同利益。但目前美國對改變亞洲政治與經濟均勢的政策，必須更具彈性和更敏銳的態度。

3. 為符合美國的利益，必須謹慎的組織一套正日益嶄露頭角的，包括中共、日本和蘇聯的三角外交。

4. 這些改變可能為朝鮮半島和東南亞（特別是中南半島）等一向為紛擾所苦地區，製造新的機會，但也可能產生新的危機。
在中共方面：一九七〇年代期間，莫斯科與北平間表面上牢不可破的敵對關係，為美國造就了最佳的外交機會。美國所能做的乃是站穩位置，分別與中共和蘇聯兩個共黨大國保持親密關係，但不要讓他們兩個彼此親近（不過因為中共國力較弱，較易受攻擊，而且較缺乏向外擴張的意願，美國比較偏袒中共）。那種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單純時代已經結束，中共不再耽心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攻擊。中共估量蘇聯已被國內的難題，以及阿富汗戰爭的善後問題攪得心神不寧。蘇聯已逐漸擺脫針對它而成立的中（共）美聯盟的夢魘，此種夢魘其實從未實現。

在訪問北平時，戈巴契夫設法把他在歐洲成功運用的策略也用在亞洲身上。他試圖以消除蘇聯為好戰者印象的方式打破

美國的聯盟關係。不過在改變以漫長的中（共）蘇國界以及蘇聯駐防重兵為基礎的戰略關係方面，他幾乎沒有作為——實際上，也難以有任何作為。無庸置疑的，在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他又會在短期內向日本表態。

只要美國妥善分析新關係的情勢，根本不必大驚小怪。在亞洲方面，戈巴契夫神來之筆所產生的影響遠不如在歐洲產生的影響。亞洲諸國對兩次大戰並不耿耿於懷，在國內也無重大壓力，大可不理睬戈巴契夫的示好。武器管制對他們而言根本起不了作用。在亞洲，戈巴契夫無法以個人風格爭取讓步，他必須提出旨在建立一種實際均勢的具體退讓。

實際上，亞洲主要國家無人願冒與美國決裂以取悅蘇聯之險。也無人願為了示好美國而向蘇聯挑釁。這些條件限制美國和蘇聯亞洲外交政策的運用籌碼。

的確，北平已毋需過分擔心蘇聯的侵略。因此中共不必再像十年前那樣堅持堅決反蘇的立場。戈巴契夫也滿足北平為改善關係而提出的大部份條件：自阿富汗撤軍，減少駐外蒙古的蘇聯部隊，越南部隊撤離高棉。

中共眼前航心的事可能已消除，可是它在戰略方面關切的事依然存在。北平無法忘掉十九世紀俄國人越過西伯利亞進入中國濱海諸省開拓疆土的歷史，中共深知，若非日本阻止，俄國可能一路前進，席捲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不過，日本人是阻止了俄國，却自行兼併了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中共不願冒單獨與蘇聯

和日本在亞洲共存之險。只要美國信守承諾而且有能維持亞洲的均勢，中共將設法利用美國作為制衡力量。

基於這些理由，戈巴契夫在北平不致要計謀是可以確定的。中共也會設法解決威脅其安全問題——特別指越南軍隊進駐高棉。同時，北平也會竭盡所能，避免減弱與美國的關係。事實上，假使美國處變不驚，在戈巴契夫訪問北平之後，中共會透過增加經濟關係和舉行政治對談的方式，設法改善與美國的長期關係。

戈巴契夫和鄧小平間最有趣的會談，可能很少觸及外交政策，反而是談論他們兩人對現代化問題的個別經驗。他們兩人似乎都同意，在共產體制下，不可能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他們已從相反方向展開改革過程。

中共強調經濟改革，並已獲得重大進展。經濟復甦歸功於下列因素：一統的文化；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的經驗；龐大人口的進取心。實際上，北平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乃是熱過頭的經濟，以及如何處理過去數十年來已被固定和接受補貼的物價問題。去年中共首次試圖反映實際物價，結果造成大規模通貨膨脹和民怨。那項措施也因此宣告終止。

正當中共享受經濟成功的政治成果之際，蘇聯的生活狀況可能要比戈巴契夫時代剛開始之時更糟。因為蘇聯境內僅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為俄羅斯人，經濟分權制增加要求民族自治的壓力。戈巴契夫顯然已認定，在他能大權獨攬自行作政治決定之前，就從事經濟改革太

過於危險。今年，戈巴契夫可能得花大半時間從事集大權於一身的工作。只有視日後戈巴契夫如何提出執行經濟改革的政策，情勢才會明朗化。

由於對優先順序看法不同，西方世界對蘇聯與中共的觀感頗為矛盾。儘管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措施，在改善大部份蘇聯人生活水準上收效甚微，但他仍獲得好評。而中共不理會日益高漲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則遭到指責。由於經濟成長過速，使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已明顯增加。倘若戈巴契夫和鄧小平討論現代化問題，他們兩人能否就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或在共產社會是否能進行此種混合改革達成共識，那將是很有趣的事。

不論中國大陸內部如何變化，中（共）美關係的地緣政治基礎依然穩定。中共仍為保持亞洲均勢的重要關鍵。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還是亞洲國力最弱的大國。因此它仍需要美國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協助它現代化。不過美國政策不可再拘限於單方面。美國對亞洲的立場，終將取決於它在中共、蘇聯和日本三者交互作用中，辨別長期基本戰略和政治利益的能力。

維持全球各處均勢的觀念一直是美國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憎惡的事。美國人曾試圖以維護美國政策的道德優勢的方式保持和平，並且拒絕表面上需要維持一種長期游移均勢的相對主義。因此美國在亞洲不可能扮演其他的角色。亞洲的古老社會發現美國所聲稱的道德優勢

，根本無法令人接受，他們在過去千百年間，已經歷太多變化，而難以信賴以合法為基礎來謀求穩定。

無論如何，維持均勢在亞洲要比在歐洲更簡單。在亞洲，沒有一個大國冀望美國為防禦的頭一道防線，所有亞洲大國都準備肩負重大的防衛工作；甚至日本也在擴張本質上為低姿態的防禦武力。每個國家都忠於保衛自己的國家主權。假若均勢奏效，則美國就得像過去四個世紀以來英國在歐洲那樣——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美國還必須設法克服因越南淪亡、伊朗境內親美友人的命運、一事無成的干涉黎巴嫩和美國遲滯的經濟表現諸事，造成外界對美國可信度懷疑的問題。

在日本方面：在所有涉及當前均勢的國家中，此刻表現最積極的是日本。此一獨特的國家，與西方世界相似之處都是虛有其表，它的選舉並未建立權威。選舉只是確認執政黨的統治，而執政黨實際上是被四或五個封建式組織的派系控制。日本的首相能在十年之前就預測得出（只有在偶然發生醜聞時才會破壞原有計畫）。日本文化培養出只有在開幕聲明時才會發表重大言論的談判代表。然後在未得到本國政府的新訓令之前，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修正立場。與日本進行談判會拖得很久，而且經常被打斷；談判的步調是其他非日本談判代表所難以控制的共識來決定。

以往，這種共識對均勢改變反應特別敏銳。日本已迅速由封建制度轉變為中央集權的獨

裁制度，作為對培理將軍強迫打開日本門戶的反應。受到二次大戰戰敗的衝擊，它又迅速的由中央集權的獨裁政體，轉變為目前這種民主政體。前述的每一種狀況，政體轉移都是極有秩序的完成，且純粹是對外力的反應。日本從不會因為接受外國的意識型態或抽象觀念，而喪失其文化的獨特性或受外界蠱惑。

在未來十年中，日本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將不再仰仗美國過多的告誡，而要視日本對政治、軍事和經濟趨勢的評估而定。由於日本已崛起成為舉世的金融中心，它的投資決策會影響全球技術的分配。日本本身的技術不斷支配世界市場，它的軍力也日益擴張。日本傳統上對均勢的敏感性使它崛起，未來將成為一股具決定性的力量。日本可能會逐步走上這條路，而且是水到渠成。美國的挑戰並非使日本在全球扮演重大角色，而在提供各項條件，使此一角色符合其他國家的期望。

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已變得十分複雜，作為日本的盟友，美國有義務保護日本的安全（不過扮演此種角色會減緩日本茁壯成為軍事強國的步調）。大多數亞洲國家視美國為經濟領域制衡日本的力量。美國能否繼續扮演在經濟上制衡日本的角色，要視美國在正式外交政策領域之外採取各項措施的能力而定；如使美國工業具有競爭力；集中美國的經濟特長，創造生產力，而不要專注於金融操縱權；控制美國的貿易與預算赤字。

第一步應該是接受此一觀念：日本不公平

貿易行為，並非造成美國經濟衰退的唯一、甚至基本原因。日本的經濟非常有規律，它的貿易政策偶爾會有歧視。不過，日本之逐步成長為經濟強國，應歸因於它首屈一指的競爭力。基於同樣的理由，美國在亞洲前途的契機在於改善美國國內的表現。

對於日本的前途，蘇聯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我預料蘇聯會向日本示好，甚至可能對二次大戰結束時蘇聯兼并的北方四島問題妥協。不過日蘇雙方的歷史成見太深，促成基本上改變兩國關係的共同利益又太少。不論蘇聯政策如何改變，日本仍將自行其是。

亞洲其他國家方面：新的國際關係也反映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一度曾有人認為，戈巴契夫訪問北平可能緩和中共與蘇聯角逐對北韓的影響力。不過中共會對蘇聯或日本加強在北韓的活動感到憂慮。在朝鮮半島角逐的列強中，可能只有美國不具有反對成立一個強大、統一韓國的歷史理由。其他國家則認為，倘若能維持他們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而且又不會造成意外衝突，在短期間內，他們會保持朝鮮半島的現狀。基於此種理由，南韓已增加和共黨世界接觸，北韓也和日本以及其他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來往。南北韓間的關係可能維持在不安的平衡狀態，甚至還可能稍趨緩和。不過南北韓關係和緩的過程必須謹慎處理，以免因為競相角逐的列強與一觸即發的朝鮮半島情勢相結合，引起一場大爆炸。

上述情勢使得在未來十年期間，駐防朝鮮

半島的美軍不必再扮演太討人嫌的角色。聯合國指揮部或許能廢除，並撤離漢城市，爲了應付南韓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駐韓美軍也可能裁減。美國應準備好與北韓改善關係，相對的，北平與莫斯科也應採取行動，和漢城建交。

中（共）蘇和解可能大大提昇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印尼以至程度稍遜的馬來西亞等國，長期以來對中共皆感憂慮。一旦這些國家認定蘇聯對中共的威脅減輕時，他們對中共的憂懼可能更昇高。美國應該改善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不過得小心行事，以免顯露參加反中共集團的形迹。

上述過程不免又再度引起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使美國陷於意見分裂的悲劇性問題：越南和中南半島其他國家應何去何從？東南亞一些國家願意使越南強大，作爲阻止中共染指中南半島其他地區的障礙。同時，蘇聯在越南境內的軍事基地也提醒北平注意到，莫斯科除了和解之外，尙有其他籌碼可用，這也是對華盛頓的一項警告——蘇聯仍決心將其力量伸展至遠洋。

對美國而言，舉世間沒有一個地區像東南亞那樣，難以客觀的下定論。相當多的團體仍然受戰爭熱情驅使，不過，他們大多數對目前的東南亞問題一無所悉。最起碼來說，美國的決策者應該切記，中共不會容許在它的國界上竄起一個大國。美國必須謹慎處理它與越南的關係，既不要偏袒那些會重燃昔日戰火的國家，也不要支持那些假藉虛構的違規行爲而要求

補償的國家。我個人認爲，在改善與河內關係一事上，美國的步調不必比中共快，只要保持落後中共一步的差距，對美國不會有任何損失。

高棉依然是美國在中南半島最大的夢魘。每隔十年，美國人似乎就會更陷入進退兩難的泥淖。過去十年以來，美國明確地反對越南佔領高棉。不過美國只著重給予反抗軍部隊法律、政治和道德上的支持。民主與共和兩黨政府都避免給予爲爭取獨立而奮戰的民主部隊武器。其結果爲，一旦越南部隊撤離，戰場上唯一裝備精良的部隊就是共產黨徒——越南人建立的陸軍以及殺人如麻的赤棉部隊。較具民主傾向的軍隊僅得到美國的人道援助——美國很荒唐的逃避責任，結果現在必須付出代價。

延誤時機的援助行動終於開始了，逐步給予民主反抗軍軍事援助。可是，計畫給予的援助却那樣膽怯——僅包括一些步槍而已，結果可能使美國再遭遇一次難堪。無論如何，美國現在才來扮演軍事角色，爲時晚矣。當然，美國應該支持一個根基廣泛的政府並要求聯合國給予最大的監督。但是我們不應有幻覺。我們所採取的各項行動已把我們送上決策的邊緣。

辯論世事的重心正移向太平洋，已是司空見慣之事。太平洋盆地獲得重視也是千真萬確的。不過美國在此一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確受到一些難以捉摸事務的影響：受美國劃定國家利益界限能力的影響；受美國力使國內政治更迭，不致大幅改變美國國際地位意願的影響；受美國保有能支持對全球所負責任能力的影響。

響。就此而言，戈巴契夫的北平之行，不僅應該被視爲一齣使美國淪爲被動觀眾的冷門戲，甚至也該被視爲一項使美國重新考慮在塑造亞洲未來前途時，美國所扮演角色的挑戰。

（譯自新聞週刊）

中原音韻新考

王潔心編述

卅二開 平裝一八八頁 定價七十二元

本書共五章，首先介紹「中原音韻」一書之來源與特點，以及元代周德清撰寫此書之目的及其在曲學上之價值與影響。指出以往音韻學家研究考證「中原音韻」時各種錯誤之觀點，推證所謂「中原」究指何地，從歷史因素，四聲調值，尖團字，ㄣㄤ，豫東土音，閉口音等許多已有的可信資料上，考出「中原音韻」之標準音乃豫東語音而非「大都音」，此外並解釋有關該書幾個無人能解之疑點，最後爲校正「音注中原音韻」。另附錄多篇，述其資料來源與研究經過。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一六五一號